



Distr.  
GENERAL

A/51/680  
19 November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58和105

塞浦路斯问题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有关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问题

1996年11月15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转交1996年11月14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奥斯曼·厄尔图格先生阁下给你的信。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58和105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侯赛因·切莱姆(签名)

附件

1996年11月14日奥斯曼·厄尔图格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希族塞人代表1996年11月4日在第三委员会第23次会议上就议程项目105(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有关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问题)所作的发言(见A/C.3/51/SR.23)。该发言的内容严重曲解和歪曲塞浦路斯问题的实际情况。

希族塞人代表在发言中显然企图推卸希族塞人方面对本岛目前分裂状态的全部责任,再次将一个保证国合法的军事存在说成是“占领”。实际上,在塞浦路斯的唯一占领是,希族塞人方面对一度是两族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席位长达33年的篡夺和继续占领。

至于希族塞人方面把自己描绘为塞浦路斯问题的受害方,我希望着重指出,秘书长的报告和国际报刊的报道可以充分和生动地证明,在1963至1974年期间希族塞人对其在塞浦路斯的原土族塞人伙伴开展了一次有系统的种族清洗运动。希腊与其在塞浦路斯的同谋者发动血腥政变企图由希腊最后接管塞浦路斯后,只是由于土耳其在1974年7月20日的及时干预,才使土族塞人免于这场苦难,未被全部消灭。土耳其的干预是按照1960年《保证条约》的权利和义务,是完全合法的。然而,1974年在塞浦路斯确实发生一次入侵,但正如希族塞人方面自己的领导人马卡里奥斯大主教1974年7月19日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所说,是“希腊入侵塞浦路斯”(见S/PV.1780)。

希族塞人11年的种族清洗运动最后导致了1974年7月15日的政变,使约30 000土族塞人沦为难民,占当时全部土族塞人居民的四分之一。在此期间,土族塞人完全被剥夺了公民权,处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被包围之中,被迫住在分散的小块地区。这就是秘书长1964年9月10日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5950,第222段)对该悲惨时期土族塞人的困境的评估,报告称:“对塞浦路斯土族施加的经济限制,……在一些情况下是如此严厉,以致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包围”。

在1974年政变引发的事件期间,有65 000余土族塞人流离失所,在安全的北方避难。只是在那时,希族塞人才成为流离失所问题的一方,而该问题已折磨土族塞人11年之久,近五分之四的土族塞人沦为难民,一些人还多次沦为难民。

双方在1975年7月31日至8月2日维也纳第三轮两族会谈中达成交换居民的协议,基本解决了流离失所者的问题。双方同意居民在自己各自境内自愿重新组合,土族塞人在北方,希族塞人在南方(见1975年8月5日S/11739)。该协议的执行得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协助,为以双区、两族联邦办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铺平道路(见1975年9月10日S/11789/Add.1)。后来两边的流离失所者重新定居,各方在各自境内解决自己的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我希望再次提醒希族塞人方面,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问题都应在两族会谈中讨论,不应成为政治上装腔作势的工具。希族塞人方面应当知道,扮演在塞浦路斯的受害人的角色是一种短视的政策,谈判桌才是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场所。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58和105的文件分发为荷。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代表  
奥斯曼·厄尔图格(签名)

-----